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期盼索菲亚

——俄罗斯文学中的 “永恒女性”崇拜哲学 与文化探源

金亚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语言文学类

期盼索菲亚

——俄罗斯文学中的
“永恒女性”崇拜哲学
与文化探源

金亚娜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期盼索菲亚: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
与文化探源/金亚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俄罗斯人文精神与文学)

ISBN 978-7-02-006777-0

I. 期… II. 金…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俄罗斯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864 号

责任编辑:刘开华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期盼索菲亚

金亚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3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21 插页 2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02-006777-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言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课题《俄罗斯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一个子课题——“俄罗斯的哲学与文学”的研究成果。人们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俄罗斯文学中“永恒女性”崇拜的哲学及文化渊源这一视角来阐释俄罗斯文学中的哲学观？写这个序言的宗旨，就是对这个问题做出简要的回答。

女性和男性是构成文化研究无数对立因素中的一对。在这个对立又统一的系统中，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男性和女性这两个世界的质的差别在于，男性的环境和活动成就了社会群体的历史的外观，而女性的所谓“亚文化”则处在阴影中，女性世界大部分隐蔽在世人目光之外。正因为如此，对女性世界的探索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更感兴趣的课题。

如我们所知，自古罗斯以来，文学中就显现出赞扬、歌颂女性形象的倾向，无论是远古的神话、民间传说、童话故事，还是编年纪事文学及纪实性的史诗等，都是如此，甚至存在着女性形象神话化的倾向。而“神话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舆论的反映”^①。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神话化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并且，如梅列金斯基（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 М.）所说，这种女性形象的神话化是无意识的，“是对种种既有的生活形态予以折射”，从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幻想的‘高超现实’；而这种现实则被相应的神话传统的负载者奇异地视为诸如此类生活形态的初源和理想的原型”^②。也就是说，这种女性形象的神话化源自于古代生活和人们对其认识本身，并非刻意构思的产物。

① [俄]Маргарита Землянская: *Мужчина и женщина*. Москва, изд. «Эксмо», 2002, с. 4.

② [苏]梅列金斯基 Е. М.《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88 页。

早在多神教时代古罗斯就形成并长久流传着女神崇拜的习俗和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对魔法和奇迹的信仰。这种崇拜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受到崇拜的女神的基本品格为向善、对人的命运的呵护、为人带来幸福、庇护丰裕,以及拥有超验力量——通过施巫术、魔法创造各种奇迹等。与那一时代女神崇拜的观念一脉相承的受推崇的女性特征为神秘灵感、勇气、力量、独具的智慧和独立自由的意志等。在基督教传入古罗斯以后,形成了圣智索菲亚和圣母崇拜的神学和哲学观。对索菲亚崇拜的主要因素为智慧、美、善和真;对圣母崇拜的因素包含着对童贞女马利亚的圣洁的崇拜和对圣母的伟大的爱的崇拜。

在俄罗斯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把对索菲亚与圣母以及对大地母亲的崇拜逐渐联系起来,认为这三者的作用密不可分。在俄罗斯人看来,索菲亚所起的作用等同于圣灵和圣母,而润泽的大地母亲通过圣母获得了神性,并得到了索菲亚的智慧和美。这些观念最终在俄罗斯的哲学和文学创作中逐渐汇聚成了“永恒女性”的理念,形成了俄罗斯对“永恒女性”尊崇的文化传统。这个“永恒女性”的概念既是俄罗斯人对女性的集体意识,又指向具体女人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俄罗斯文学中就由女神、索菲亚、圣母、童贞女马利亚、大地母亲等幻化出了体现“永恒女性”的各种女性形象:神女、半人半神的女性、“美妇”、母亲、妻子、情人、纯洁少女、智慧女性等等。对这些女性的赞颂实际上是对女性神人合一的美德和气质的尊崇。除此而外,俄罗斯女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也构成了文学中女性崇拜的现实基础。

而到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形成了一种倾向——小说中女性地位的中心化。与此同时,在承袭古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女性形象理想化的审美取向,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它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传统,位于其高端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出自普希金(Пушкин А. С.)笔下的头上罩着光环的达吉雅娜·拉琳娜。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俄罗斯新生的希望、拯救灵魂和获得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这样一来,俄罗斯文学中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女性崇拜的内蕴。有人说,俄罗斯人文文化中之所以有女性崇拜的情结,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本身就固有一种女性气质,整个俄罗斯文化都渗透着女性强于男性的意识。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 Н. А.)这样说过,一些其他俄国思想家也说过相似的话。诚然,对于俄罗斯人具有女性气质和日耳曼人具有男性气质的看法,远不是俄国学界的所

有人都认同的,这也并不是没有原因。从俄国的现实而论,在古代和近代历史进程中,俄罗斯的女性大部分处于从属地位,只是作为主角的男性的配角,或者说是伴侣。除古代和近代的几位女执政者和一些“阳化”的女革命者以外,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

但是,如果我们潜入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观照一下俄罗斯灵魂深处放射出来的审美和道德光束,感悟就会完全不同。不得不承认,在宗教文化传统的作用下,在独具的人文文化语境中,在诸如被誉为“兼有世俗和宗教一切智慧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纪念碑”的《治家格言》的影响下,俄罗斯的女性确实成为了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邪恶势力的颠覆者和神圣罗斯理念的体现者,一句话——俄罗斯复兴的希望。尽管基督教在人类文化史上首次确立了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的观念,教会对女性的封建约束依然十分严酷。这造成了一种现实: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仍旧受着沉重的封建压迫,但在灵魂得到救赎和成为圣者方面,她们却有着同男性一样的条件和可能,女性同样能够得到上帝的关爱和光照。由于俄罗斯女性具有胜于男性的神秘灵感,尽管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地位的“装饰”的角色,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统辖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宗教文化中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直接渗透到构成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之中,规范着家风和后代的教育。在俄罗斯,正是女性的因素从家庭开始在历史上削弱了暴政,强化了道德意识。这导致了一种倾向: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基本定势是道德而不是法;而道德的完善又要借助神的力量,所以俄罗斯人认为神赐高于法。这种集体的民族意识首先为女性所拥有。^① 纵观俄罗斯文化史的进程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彰显出自己独具的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文学中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定位的父权意识的偏离。女性的宗教潜质的进一步发挥还引发了她们自身世界观的裂变,其世界观和性格及心理的矛盾性对俄罗斯民族而言也很有代表性。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冲击了男性主流文化的强势语言,在一些方面开始打破男女主从的从属关系,甚至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也出现了先知先觉的女性“丈夫”,这在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И. С.)、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 И. А.)和车尔尼雪夫

① 参阅 [俄] Колесов В. В.: *Язык 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004, с. 164—165.

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等作家的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可以认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包括后来的大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女性崇拜的倾向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闪闪发光的显性世界。

要研究俄罗斯的人文文化、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文学创作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作品的文本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哲学观、宗教观、宇宙论等等,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研究与分析来寻找答案是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这是因为俄罗斯女人是俄罗斯的“家园女神”,是自古以来“村社精神”的体现,俄罗斯人理想的性格和意识类型一向更为这一民族的女性所兼有。并且,俄罗斯的女性特别善于对男性产生影响,她们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罗扎诺夫(Розанов В. В.)所说,如果男人有一杯水,那就是确定不变的有一定重量的一杯水,而女人会把这杯水变成蒸汽和雾,抓不住也没有重量,但却充满家中的一切空间,进入所有的缝隙。^①而且,“没有比女人更可靠和更热情的所有新事物的传播者,无论关系到什么——从服饰到哲学,从玩乐到宗教。”这里占据重要位置的是“永恒女性”(Вечная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的问题,涉及到信仰、希望和爱以及智慧等种种美德。许多俄罗斯的诗人和哲学家在其作品和论著中都涉及这一哲学命题,诸如勃洛克(Блок А. А.)、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ёв В. С.)、伊利英(Ильин И. А.)、阿斯塔菲耶夫(Астафьев П. Е.)和罗扎诺夫等。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一位几乎从来不在作品中赞美女性的大师果戈理(Гоголь Н. В.),他认为,女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社会上呈现出一种心灵冷漠的精神疲惫状态时,女人在精神复苏中能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女人的心灵是保护丈夫的护身符,她能使丈夫免于接受不良道德的坏影响,甚至使他改邪归正;抑或相反,妻子的心灵也可能成为丈夫的恶的根源,使他走向彻底的毁灭。女人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她们有三种优势:即美、好名声和心灵纯洁的威力。女人的美是个秘密,上帝不是无故地让一些女人成为美女,而且,让所有的人都为美所倾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一个美女的毫无意义的任性行为曾经促使世界性事件发生转折,让最聪明的人去干蠢事,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任性的行

^① 参阅[俄]罗扎诺夫 В. В.: *Рус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о*. Москва, изд. «Республика», 2003, с. 58.

为是有意义的、向善的,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有时,只要有一位美女出现,人们就会感到面前的一切都很粗俗,不能允许自己产生任何坏的想法,因为在美女的面前他感到羞愧。而这种意识本身,即使是一闪而过,也已经使人向好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当然,这还不是一切,女人还有上帝赐予她心灵的对善的渴求。女人的亲切声音,女人的纯洁目光,还有女人的温暖的微笑——这本身就具有使人向善的作用。如果把社会当做一座医院,其中充满了受病痛折磨的患病的人,一位备受尊崇和信任的女人走进来,尽管她不是治病的医生,也不用给他们下诊断和开药方,她只要给病人带来微笑,还有仿佛是从天庭传来的姐妹的声音,这就足够了。人们所期待的正是她所具有的亲切的声音。^①这些话富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的色彩,体现出在有别于西方的像谜一样的俄罗斯的灵魂中女性的地位是何其崇高。有一个事实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即俄罗斯人无论从性格上还是心理上,都是难以统一的矛盾、对立品格的复合体。“没有一个民族有引起这么多矛盾感觉的荣幸。”^②一方面,俄罗斯人秉有与生俱来的虔诚的宗教性、对真理的不倦追求、善良且富有怜悯心、率真而忠诚等品格,他们有良好的道德感和尊严感,敢于申张正义和主持公道,勇敢地追求自由和富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忍耐力等;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又受非理性民族自然力的主宰,十分残酷和野蛮,酗酒成性,行为不理智,游手好闲,好说谎话,胆怯而自私,奴隶般地屈从,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向往高尚,却不断地堕落,同时又很傲慢并兼有沙文主义的进攻性,等等。

20世纪初期的一个英国人莫里斯·贝林格(Moris Bering)对俄罗斯人性格的矛盾性作了十分精彩的概括,他谈到了俄罗斯人充沛的精力、大胆的思想,同时又指出他们性格的否定方面——缺少分寸感,行为乖张而怯懦,从精力旺盛到无所事事、从乐观到悲观、从反抗到服从的跳跃等。他认为:“俄罗斯人身上结合了彼得大帝、梅什金公爵和赫列斯达科夫的特性。”^③这个结论显得有些刻薄,但却很有道理,它主要还是来自于俄罗

① 参阅[俄] Гоголь Н. В. : *Духовная проза, “Женщина в свете”*. Москва, изд. «Отчий дом», 2001, с. 52—55.

② [俄] Мосейко А. Н. : *Мифы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изд. «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РАН», 2003, с. 43.

③ 参阅上书,第43—44页。

斯文学。也许，俄罗斯文学过于重批判，所以反映了俄罗斯人过多的弱点，而没有突出他们性格的强有力方面。19世纪贵族的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如此，那些奥涅金们、玛尼洛夫们和奥勃洛摩夫们，还有卡拉马佐夫们及涅伦斯基们，真是令人看不到伟岸、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俄罗斯气质。据说，德国法西斯的陆军元帅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仔细地研究过俄国古典文学，以便对将要与之作战的俄国人有更好的了解。后来，他在被俘之后承认说，他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时对俄国人形成了一种印象——他们是不善于果断行动的喜怒无常的神经衰弱的人。如果他对俄国和它的人民有更为确切的了解，他完全可能采取对俄战争的不同战略。^①可见，保卢斯并没有领悟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实质。他只看到了被作家们批判的俄罗斯病症的体现者，却忽略了往往体现俄罗斯拯救之路的正面典型——与男主人公相对而立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对俄罗斯人文精神特殊性的不了解使保卢斯表面化，甚至错误地理解了作品的深层内涵。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想的人的典范，“中国人理想的典范是智者；印度人——苦行僧；罗马人——执政者；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显贵；德国人——士兵；而俄罗斯人的理想由它的女人来呈现。”^②俄罗斯的思想家巴枯宁(Бакунин Н. А.)说：“如果我们俄罗斯人在自己粗陋的生活环境中有什么可以炫耀的，那就是俄罗斯女人的形象。”^③“……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更纯洁、更质朴、更真诚、更庄重和更美好的女性形象。”^④由此可见，俄罗斯作家在其作品中把俄罗斯女人说成是“俄罗斯气质的最高成就”^⑤便不难理解了。还有许多俄罗斯乃至西方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都十分看重女性在俄罗斯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把女人称为俄罗斯生活的主体是可能的(Гачев Г. Д.)；女人的作用对俄罗斯是决定性的(Солоневич И. Л.)；在西方人看来，“俄罗斯的形象是由女人来象征的，因为在俄国的生

① 参阅 Мосейко А. Н. : *Мифы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изд. «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РАН», 2003, с. 44.

② [德]舒巴尔特 В.《欧洲和东方的灵魂》，转引自 Рябов О. В. : *Миф о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ософ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2000, №3, с. 28.

③④ [俄]Бакунин Н. А. : *Запоздалый голос сороковых годов*. 转引自上述杂志,第28页。

⑤ Рябов О. В. : *Миф о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ософ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2000, №3, с. 28.

活中女人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①。英国人格雷厄姆(S. Graham)直言不讳：“俄罗斯因女人而有声望。”^②总之，世界上，只有在俄罗斯，女人才享有这么高的声誉，她们肩负着拯救民族灵魂的使命，是俄罗斯得救的可靠力量，也是俄罗斯的大写的母亲。^③这正是俄罗斯独有的女性弥赛亚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寻神派中的索菲亚学说即与女性救世论有一定的联系。它的中心的概念是圣智索菲亚，尽管最初学者们将其理解为“完善的世界(宇宙)，完美无缺的人(圣者)，还有完美的理想机体”，^④后来哲学家和诗人还是把这个概念与“永恒女性”联系起来，与“美妇”联系起来。这便使对“永恒女性”的崇拜带有了寻神说的色彩。在前面列举的俄罗斯人的诸多民族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出，短处多为男性所具有，而长处更鲜明地为女性所体现，在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中，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不够的，而更应该说“巾帼强于须眉”。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笔者作为一个非俄罗斯人的旁观者，多年来在研究俄罗斯人文文化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俄罗斯的女性弥赛亚观，形成了一种俄罗斯女性价值观：俄罗斯女人确实是阻止俄罗斯人堕落的强大力量，使俄罗斯人有可能过一种“罪在其外内心虔诚的生活”^⑤。她们的使命感、义务感和责任感对这个民族永远有引领和激励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把对女性形象的研究定位在女性崇拜这一方向上的学理依据。须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我们在解读和诠释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个视角，它不说明我们认为俄罗斯文学的女性形象都体现了对其崇拜的哲学观。除去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文学，在古代和古典文学、白银时代和二三十年代文学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找出具有否定人格特征或不受赞美的女性形象并非难事，仅以19世纪的古典文学为例，从普希金到果戈理，到屠格涅夫，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Салтыков Щедрин)，到契诃夫(Чехов А. П.)……笔下都不乏这样的女

① Рябов О. В. : *Миф о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ософии*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0, №3, с. 28.

② 转引自上文第28页。

③ 参阅〔俄〕Рябов О. В. : *Миф о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ософии*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0, №3, с. 29.

④ 〔俄〕Семенов Н. С. : *Философия богоискательства* . Москва, изд.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6, с. 5.

⑤ 〔俄〕Мосейко А. Н. : *Мифы России* . Москва, изд. «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РАН», 2003, с. 50.

性形象,这是因为女性的人格是多方面的、细腻而复杂的,比男性更难以琢磨,作家对女性的认识和感受当然也不是那么单纯和绝对化。同一位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往往既有高尚、完美得让人仰望的圣洁女性,也有虚荣、贪婪、邪恶、狠毒的人格低下的女性,还有善恶、美丑并存的女性,这很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我们还要明白,在这一切似乎是偶然的、个别的形象的背后,或者说是深层结构中,还是贯穿着这一民族的特有人文精神,它这样或那样地决定了各种不同女性形象的民族特殊性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体现出民族的道德、审美原则的一致性,或者对各种性格和心理的二律背反做出具有民族文化意识的诠释。由此可见,我们所要研究的女性崇拜的论题仅是俄罗斯文学女性形象研究的一个链条,但它不是普通的链条,而是能够拉动其他链条的中心锁链。通过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探寻出俄罗斯文学与哲学、宗教等观念的深层联系,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俄罗斯文学的精髓和独具意义。

我们所进行的俄罗斯文学女性形象研究的论题中,我们选择“永恒女性”作为最核心的关键词,这是因为在这一整体性的概念中包含着俄罗斯文化的极其重要的民族理念,并且涵盖了女性崇拜的哲学的全部要旨和精华。这是一个从俄罗斯的人文文化中升华出来的大容量概念,它喻示了俄罗斯人民族人类学理想的总体化的原则。尽管对“永恒女性”的赞颂并非为俄罗斯文化所独有,但如前所述,对于俄罗斯这个概念却有非同寻常的、体现民族人文精神特质的重要意义。它向我们揭示了女性崇拜哲学观形成的神学基础,这种崇拜从对神到对人的转化,以及它所体现的女性所以受到尊崇的诸多美德。“永恒女性”是俄罗斯古今致力以求的审美和道德理想的完美终极体现,它具有启示的意义。由此看来,我们把“永恒女性”这一概念作为研究的中心便不难理解。本书中将要涉及的各种女性形象都将从不同的视点和侧面揭示“永恒女性”的内容和意义。这种分析和阐释将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的观照和哲学思考。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对女性崇拜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本身并非本课题的最终目的,我们是想通过这个领域的探索把俄罗斯文学研究置于它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之中,通过对人文精神的发掘找到重新解读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切入点,以达到建构我们自己的研究体系和从本质上深入把握俄罗斯文学的目的。鉴于这个研究目的,本书只选取古今部分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女性文学形象来剖析,并不奢求对俄罗斯文学女性形象

历时性的全面、系统论述。

这样一来,本书的内容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俄罗斯的人文文化研究,从宗教、哲学、民俗、民族性格等多种视角把握俄罗斯人文文化的本质特征;其二,在这种人文文化之中对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解读,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掘经典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及作品中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并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对作家艺术趣味和创作思维的影响。

由于我们在本书中所涉及的文化问题大大超出了哲学的范畴,最终便将书的副标题定为“俄罗斯文学中‘永恒女性’崇拜的哲学与文化探源”。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俄罗斯文学中女性崇拜的哲学与文化渊源	1
第一节 多神教的女神崇拜观	2
第二节 圣智索菲亚崇拜的宗教、哲学观	7
第三节 东正教的圣母崇拜理念	21
第四节 民俗信仰的大地母亲崇拜情结	31
第二章 历史上的女性和宗教、世俗女性观	37
第一节 古罗斯与西方、希伯来女性的生活状况	37
第二节 基督教时代的女性生活	46
第三节 女贵族费多西娅·莫罗佐娃	49
第四节 索菲娅公主	53
第五节 安娜、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三位女执政者	55
第六节 女性美德的社会影响	61
第三章 “永恒女性”的哲学诠释之一——神性美	65
第一节 索菲亚与“永恒女性”的概念	65
第二节 索洛维约夫与“永恒女性”的“三次会见”	69
第三节 《三次约会》的传统解析	74
第四节 《三次约会》的价值还原	75
第四章 “永恒女性”的哲学诠释之二——从神性美到人性美	82
第一节 Вяч. 伊万诺夫“从象征的小路走向神话” 的理论创建	82
第二节 错乱的历史事件中展现的“永恒女性”的特征	87
第三节 神性美向人性美的回归	90
第四节 勃洛克《美妇颂》中神性美与人性美的合一	102

第五章 “永恒女性”的哲学诠释之三	
——圣坛内外的女性美的哲思	107
第一节 罗扎诺夫的“永恒村妇性”	107
第二节 罗扎诺夫的女性观	111
第三节 东正教理念中的理想女性	119
第六章 “永恒女性”在女性不同社会角色中的体现之一	
——母亲、妻子和情人	130
第一节 大写的母性和母爱	131
第二节 妻性的悲剧美	148
第三节 女情人的风致	166
第七章 “永恒女性”在女性不同社会角色中的体现之二	
——闺阁和社会运动中的纯洁少女	181
第一节 俄罗斯人的传统少女观	181
第二节 屠格涅夫的女性美理想	185
第三节 风姿各异的少女形象	194
第四节 少女形象的共性特征	229
第八章 “永恒女性”在女性不同社会角色中的体现之三	
——智慧女性:女巫	239
第一节 女巫崇拜和信仰	239
第二节 民间文学中的神秘灵感女性	244
第三节 阿列霞和卡珊德拉	248
第九章 “永恒女性”的主题深化	
——人性与伦理和信仰的冲突	259
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两种原型	259
第二节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重新解读	261
第三节 安娜人格魅力探源	284
第四节 托尔斯泰的女性哲学观	302
结 语	311
参考文献	315

第一章 俄罗斯文学中女性崇拜的哲学与文化渊源

内容提要：

本章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多神教的女神崇拜，包括俄罗斯人对神迹、巫术、魔法的信奉；第二，圣智索菲亚崇拜哲学观，重点介绍索洛维约夫、莫丘利斯基、弗洛连斯基、C. 布尔加科夫等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做出本书作者对圣智索菲亚本质及其在俄罗斯宗教文化和女性崇拜哲学形成方面所起作用的结论；第三，圣母崇拜的宗教传统和人文观念；第四，大地母亲崇拜观。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Goethe)在他的巨著《浮士德》的结尾处高歌：

女性长存之德，
引导我们上升。^①

著名当代中国女作家王安忆说：“生命是发生在女人身上的，生命在女人的体内给她以教育，她要比男人更深刻地懂得，生命究竟是什么。”^②也就是说，生命更直接来自于女性。

女性在世界文明史上理应受到崇拜，因为她们是人类的起源，是“大母神”，按俄罗斯人的观念，女性是女神，是圣智的折光，是圣母，还是地母

① [德]歌德《浮士德》，樊修章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42页。

② 转引自徐岱《边缘叙事》，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即大地母亲^①。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崇拜女性,十分看重女性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将女性的长存美德誉之为“永恒女性”。俄罗斯的哲学家喜欢谈论“永恒女性”,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也喜欢吟颂“永恒女性”。

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俄罗斯的这一文学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它是何等的独特和丰富。

第一节 多神教的女神崇拜观

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崇仰女神,与之相关,也笃信神迹、魔法和巫术。在接受东正教洗礼以前,古罗斯人经历了自然崇拜和多神教信仰时期,将各种自然现象视为神,对其顶礼膜拜。他们信仰这些自然神,主要是因为相信他们会施魔法、显神迹,以此来保护在大自然面前束手无策的人们。在俄罗斯许多学者的著作中,诸如雷巴科夫(Рыбаков Б. А.)的《古罗斯的多神教》、科斯托马罗夫(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的《16—17 世纪俄罗斯人的生活和习俗》、莎帕罗娃(Шапарова Н. С.)的《斯拉夫神话简明百科全书》、科涅夫(Конев Е. Ф.)的《斯拉夫神话》、列弗基耶夫斯卡娅(Левкиевская Е. Е.)的《俄罗斯人的神话》、戈罗梅科(Громыко М. М.)和布加诺夫(Буганов А. В.)的《俄罗斯人的观念》及杰明(Демин В. Н.)的《极北地区》等,都对此有所记载或论述。^②此外,众所周知,在《古史纪年》和《伊戈尔远征记》等编年史和文学作品中也都显示出俄罗斯人的民间多神教世界观。古代多神教的研究者认为,“9—13 世纪古罗斯的多神教是俄罗斯中世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它,既不可能理解农村和城镇的民间文化,也不可能理解复杂、多面的上层封建人士的文化……”^③我们在这里更为关注的是与多神教时代女神的超验力量相关的一些观念。

相传,古罗斯的咒文中曾经提到,朝霞女神端坐在极北地区的布扬岛

① 见[俄]皮利尼亚克小说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中的《地母》,石枕川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5 页。

②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皆出自上述著作。

③ [苏] Рыбаков Б. А. :《Язычество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с. 6.

上,她叫乌莎斯,是天的妻子,她生出了太阳,并且立即与太阳结婚,既是太阳的母亲,又是它的妻子。这种宇宙中神的乱伦现象在古代世界的众神中十分普遍。^①

从古罗斯的编年纪事得知,北方的诸神中最著名的是金女神(Злата баба,按极北地区的说法,是小金山,Златогорка),这种对母权的崇拜是从很古老的文化遗留下来的,它深深地印在民族的记忆中。例如,北方的泰梅尔岛的恩加纳桑人的古代大女神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她说:“我是什么样的女人?我是一切有生命的虫雀的母亲,它们都是我生出来的。”^②

还有一个源于大女神古典原型的美妙的神话形象,她就是卡累利阿—芬兰的史诗《卡勒瓦拉》(又译《英雄国》)中的女始祖伊利玛塔尔。在古代,伊利玛塔尔就是神之母(或母神)。在卡累利阿—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开头,伊利玛塔尔是以无际的天体空间的女儿之身份出现的,同时她还是水之母,是最早的大洋之母。永恒的孤独令她无法忍受,于是她开始在空旷的太空翱翔,然后从天上下来到大海中畅游,大海和暴风成为她的丈夫。伊利玛塔尔同这两个丈夫生出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卡勒瓦拉》的主要主人公——维尼梅年。

在俄国北方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能看到对大女神崇拜的痕迹,如萨莫迪人的地母(Мать—Земля),涅涅茨人的雅涅比娅(Я—небя)等等。她们都是人的命运的真正主宰,决定人的生命轨迹。克特人崇拜三位大女神:住在地下或岩石上的给人带来厄运的女神霍塞得姆,赋予生命力的女神哈谢德巴姆,和象征火和太阳的热之母(Мать Жара)托梅姆女神。^③

下面我们要谈的主要是古罗斯多神教中对玛科什女神的崇拜。如我们所知,在弗拉基米尔神祇中,惟一的一位女神是玛科什(Макошь,或莫科什,Мокошь),她是多神教的第三位神,也是弗拉基米尔神祇中惟一一位在接受东正教洗礼后仍受崇拜的神。玛科什的各种形象的变体直到当今仍存在于俄罗斯北方的神话中。她是润泽

^① [俄] Демин В. Н.: *Гиперборея—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сква, «ФАИР—ПРЕСС», 2000, с. 249.

^{②③} Там же, с. 250.